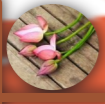


名家有约



库布其的八个奇梦·蟒古斯梦

肖睿

傻外甥，你哭哭啼啼，捂着脑袋坐在我的毡房门口，果然又是来向我告状的。你说你妈今天狠狠揍了你。我问我为什么，你的大眼睛忽闪着，天真地说无缘无故。我妈就是喜欢我姐姐，不喜欢我。她就是一个偏心眼。

你的谎言把我逗笑了，你这个家伙啊，真是无赖。你妈早就把实情告诉了我。本来你的头发又黑又硬，你妈喜欢得不得了，没事就爱摸摸你的脑袋。你闻着你妈怀中的甜甜香味，像只小猫般舒服地打呼噜。而你姐姐的头发总让你妈发愁。她好像营养不良似的，头发又黄又枯，像是秋天神树下枯萎的叶子。

可就在最近，你姐姐提前进入了青春期。她的眼神比星星还明亮，身板比白杨还笔直，尤其是那一头的秀发，好像藏着月光的瀑布，又黑又亮，还带着苹果的香味，沙漠上的万物都为之陶醉。百鸟从远方飞来，落在神树上为你姐姐欢快地鸣叫。

你妈给你姐姐梳了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它在你姐姐的身后欢快地蹦跳着，仿佛是一条有生命的辫子。

在库布其，人们都注意到了它，女人们想要摸摸它，男人们想和你姐姐多说话，似乎这样自己都会变得年轻。

在这条青春的辫子前，你失宠了。你的恶作剧只能让人们觉得幼稚，你的大笑只能让人们觉得愚蠢。这让你感到失落，你觉得因为姐姐，没人需要你了。你看着姐姐那条美丽的辫子，在半空中摆动出完美的弧线，觉得那就像一根鞭子，一下又一下地在你心中抽出血痕，声音像嘲笑你一样。

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于是在某一个天还未亮的清晨，趁着你姐姐还没醒来，用剪刀偷偷剪掉了她的辫子。

你对我说，你当时好像心里头着了魔一样，就毁掉了姐姐。我告诉你，蟒古斯闯进了你的心。你问我什么是蟒古斯。

我说蟒古斯就是奔走在草原、雪山和大地之间的魔鬼。它偷偷溜进人们的心里，让人心生出千万种病。有人

贪婪痴狂、有人恐惧忧虑、有人愤怒憎恨、有人麻木冷酷。你得的病，叫作嫉妒。不要小看它，蟒古斯长着足有十丈长的铜嘴，没有这张铜嘴咬不断吞下的食物。这怪物在人心头撒下的恶毒种子是会让人丧命的。

我话音未落，你就像筛子一样发抖，面色苍白，鼻涕眼泪，小便失禁。你嗷嗷叫唤着，亲爱的姨妈，你快救救我啊，我应该怎么办。傻外甥，你这个总包，剪掉你姐姐辫子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任凭蟒古斯吞噬了你的心。

你离开我的毡房，哭哭啼啼地往家走去，在必经的小道上，你遇到了你的姐姐。她双眼无神，直勾勾地看着你。你叫她的名字，她并不理你。天突然阴了，遮住太阳，你在姐姐的眼里看到一道寒光闪过，这光非常陌生，你从未在沙漠中见过，更别说出现在亲人的眼里。这道光被恶毒和怨恨浸透，像刀子一样。你突然感到恐惧，愣在原地，不敢迈步。

这时你家的小狗跑过来，拦在你和你姐姐之间，冲着披头散发的你姐姐狂叫，似乎是在保护你。一阵风刮过你家的毡房，吹到你脸上，你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你感到大事不妙，一把推开呆笑的姐姐，冲进了你家的毡房。你双眼一黑，差点晕死过去。是啊，我可怜的傻外甥，谁看到自己的父母躺在血泊中会无动于衷呢。两具尸体都开膛破肚，伤口上一道道牙印。这不是人类的齿印，更不是有感情有理智的人类做出来的事情。他们的肚子是生生被某种凶猛的巨兽撕咬裂开的。

毡房外传来了小狗的惨叫，你推门出去，吓得一屁股坐在沙地上。你看到姐姐不见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怪物立于天地间。这怪物长着九个脑袋，每个脑袋都长着红铜铸造的嘴巴，每个嘴巴都足有十丈。一个嘴巴咬住小狗的腿，另一个嘴巴咬住小狗的脚，轻轻一拉，小狗就被怪物撕成两半，鲜血和内脏浸透了沙子。

傻外甥，怪物的九个头都恶狠狠地盯着你，说还我辫子。你知道，你的姐姐再也不会回来了。蟒古斯用十丈铜嘴咬死了你的父母，你的小狗，现在向你扑来。你站起身掉头

就跑，怪物在你身后追逐着，哀号着，还我辫子，还我辫子。

逃亡的路上，平时温柔的沙地都变得冰冷坚硬，你的心里充满凄楚与悔恨。你的家人都没了，从此之后你就是孤家寡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一切只是因为姐姐的辫子，为什么要嫉妒她，让蟒古斯吃了自己的心。如今悔青了肠子，可是再没什么用了。

你思绪万千，却不敢停下。你要活啊。我们沙漠里的生灵，即使病得再重，只要有一口气，就绝不会自己咽了。想尽办法活下去，用尽全力活下去。

你跑到鞋都掉了，跑到脚板都出血了，你拼命地大喊着我的名字，可这个世界在一瞬间比冰还冷，只有你自己救自己。你努力地跑吧，跑到你能跑到的最远的地方。

傻外甥，你跑到了神树下，大地在震颤，十丈铜嘴的蟒古斯就在你身后。你像一只灵巧的猴子般爬到大树上，拼命向上爬去。身下传来嗷嗷的怪叫声，你低头看，那怪兽疯狂地绕着神树打转，它的脑袋太多了，没法爬树。九双眼睛恶狠狠盯着你，如果能喷火，你早就被烧死了。你顾不得多想，在树上攀爬得更快，风声“嗖嗖”，你爬过树枝，钻进树冠。

你再也听不到怪兽的怒吼，于是松了口气，终于能活下来了。这时你却感觉大树在摇晃，幅度越来越大。你低头望去，原来是蟒古斯的九个脑袋围住了大树，张开九张铜嘴疯狂地啃噬着树干。大树将倾，你只好继续向上攀爬。爬到了树顶，那里白云袅袅。神树要倒了，你心一横，跳到了云彩上。傻外甥，你没有掉下去，你诧异地望着云层下的尘世，蟒古斯没用多长时间，就把整个神树撕成九截，吞进了肚子。沙漠瞬间没了光泽，像是一片凝固的黑夜。

傻外甥，你坐在云彩上一动不动。蟒古斯张着它的九口铜嘴坐在云彩下面，也是一动不动。天色阴沉沉，你意识到，永生永世你再也无法回到人间。大树死了，你无比伤心，张开嘴巴哇哇大哭起来。

你的梦醒了，原来你在我的毡房里睡着了。这时响起敲门声，你姐姐来接你了。她披头散发，小脸红扑扑的，和你一样生机勃勃。你大叫着姐姐的名字，扑进她的怀抱。怀抱里有亲人的味道，那一刻你心里除了爱，什么都没有。

人间风物



老磨坊

徐怀亮

老磨坊在我家老屋的对面，中间仅隔一条窄窄的土路。每天推开门，就能看到它，去地里干活儿，也得路过它。

记忆中，老磨坊占地约60平方米，正方形的土打墙，高出周围的那些柳树、杨树，没有盖顶，唯一的门口向南敞着。青石打制的石磨雄踞正中间，下扇固定在土台上，中间有个粗壮的木头芯，叫磨卜芯，用来连接上扇保持原地转动。上扇正面有个磨眼，用来往里漏粮食，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插磨杆的洞。我小的时候，正值大集体年代，粮食单一，无非是玉米、高粱，小麦极为罕见。作为村里唯一的磨坊，一年四季也不闲。或早晨或太阳快落山时，总有人在这里忙碌。临到逢年过节、红白喜事的前几天，格外热闹，成为村里人气最旺的地方，也总能嗅到面粉的清香。

磨面要根据粮食多少决定人推还是驴拉。记得我八九岁开始，就和小我两岁的二弟帮母亲推磨面。弟兄俩合推一根磨杆，母亲单独推另一根磨杆，一只手还要不停地往磨眼里添加粮食。哥俩满头大汗时，母亲就让停下来，她往磨眼周围堆粮食，或清理磨好的面，我和二弟正好休息一会儿。那时感觉真累，看到母亲和二弟的头发、眉毛、衣服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白“雾”，不由得笑起来。

用驴拉磨时，先用一块破衣服把驴眼蒙上，一切就绪后，就在驴屁股上拍一掌，“啾啾”一声吆喝，它便老老实实地拉着石磨转动起来。

进入腊月，娶媳妇聘闺女的多，加之临近过年，小小的磨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家家户户把粮袋抬到磨坊里，自觉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放好，颜色各异、高低不一的粮袋摆成一溜。排队等候的间隙，女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长里短。男人们提着旱烟袋，吧嗒吧嗒地吸着烟，预测着明天的阴晴，来年的雨水大小、收成如何。小孩子成群结队在附近疯跑玩耍。七八十岁的老人，拄着拐棍也来这里消磨时间，走风漏气的嘴里重复着一些陈年往事，从中让年轻人知道了石磨的来历：

民国年间，走西口来到这里的太爷爷，在定居村子后的不久，就和我三爷爷从百里之外的神木县孙家岔步行背到这里。想起来，几十斤重的青石磨靠人背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即使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1980年左右，村里有了柴油机带动的小钢磨，石磨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老磨坊冷落了。1990年，我从远在他乡谋生的煤矿回家过年，特意去了老屋的旧址，看了看曾经红火热闹的老磨坊：土墙依旧顽强地立在那里，石磨像一个极度疲惫后熟睡的老人，蜷曲在腐烂枝叶里，任凭墙头上的飞鸟聒噪，任凭寒风呼啸，让我顿生落寞感。

岁月如水，时光似河。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我再次回到已经人烟稀少的村里，驻足眼前这既熟悉又陌生，既快乐又心酸的地方。伴随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老磨坊彻底坍塌了：土墙夷为平地，石磨如“句号”又像“问号”无声地躺在树林的荒草里。物是人非，我的心里便漾开一种感恩，一种惆怅。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想看看曾经伴随人类生活几千年的石磨、石碾之类的好些物品，只能去博物馆了。

坐在石磨上，同行的朋友给我拍下了一张面部表情极为复杂的照片。



归去来兮

任俊祥

下单第四天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没有回来，每天查看物流，都显示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不回来，就没有心思看其他书，一直以来，我都是同时兼看几本，但绝对不可能在等待心仪已久的书期间读另一本，这是我的心性。

还有一种心性，就是做什么都没有心思。就算和DeepSeek对话，而且对话内容妙趣横生，也会觉得烦。收拾屋子更不要说，好像满屋子的东西都不待见我，给我脸色看。下地干活，看见那些锄头、铁锹那么重，动都不想动。读书写字，更

七绝·响沙湾驼影

秦秀莲

大漠斜阳烘晚色，
驼铃摇碎满天霞。
一痕剪影沙峰上，
踏破长风向远涯。



时老凉影

五月的风

张晓润

春风过后，暖夏已近乎一场盛大的喜悦了。

行走和风的日子里，突然惦记于城中或大或小的书店，想念便急着奔走，不是为了深入地阅读，大概只是想用简单的布衣，兜回一些书香而已。

梨白一闪而过，瘦枝重回静寂。残缺的美，只是在来来匆匆之间。可以恼怒，可以不适，但我认定必有一隅的安定，像一味通向健康的药丸，在良苦的光明背后给人以妥帖。写诗的日子几近荒芜，精神和地理，听说是一个无比光明和敞亮的词，可是现在，我对那些传说已不再构成膜拜，我只是要低着头行走，低着头在伸手可触的布衣里寻找恰当的温度，低着头用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在稀松的泥土上分神和游荡，试着把足够多的雨水路过和撩起。

春光沉寂之后，是阅读的好日子。关于书籍，普希金说，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书的影响则深远而广泛。不管那么多，我只是知道书卷是有香气的，靠近书卷的人是有香气的。

这个夏天，我有意靠近张爱玲，那个穿旗袍的女子。因为张爱玲，我钟情上了她身上的袍子。这袍子，需与书香为伴，才显内涵和精神。很多人说，张爱玲是风花雪月的，我以为风花雪月不易，内里的质地，要埋下多少年封山的大雪，才换得小路幽径，风高月白。

文字，领着一个人，从陌生奔向熟悉，从女子

奔向女子，从此岸奔向彼岸。

这个夏天，我换一种方式与自己纠缠、与文字纠缠。我陷入我无休止的故乡的地理，陷入我不能停歇的婴儿般的絮语，陷入房间里一个人的建筑史。我怀揣一只小兽，它睁着明亮的眼睛，一刻也不能放下我。被文字蛊惑的夏天，一个人在理想的瓦尔登湖上，追求一个人的风骨。我一个人在前行的船上，放置下一个母亲对节日的焦虑。

五月，我读到了最美的字句。字句里说：“每个孩子都是种子，只不过每个人的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怒放了，自己的那朵还没有动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慢慢地长大，陪着他们沐浴阳光、风雨，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相信孩子，静等花开，也许你的种子永远不会开花，因为那是一棵参天大树。”

一个人的心境忽而被打开，作为母亲的孩子，作为孩子的母亲，我们给自己的天空涂抹过怎样的色彩，我们给自己之外的人和事，是否有过如此美妙的宽容和期待？

有些力量来自肌肉和骨骼，而有些力量，极像空谷里的一两声鸟鸣，带给人无限的希望和可能。一个人在五月的风里慢行，我知道，只要我愿意伸一伸手臂，就可以接到盛夏的果实。

想回我的家凉快几天。早几天就这么想的，我想回家！

眼睛里的红血丝，我突然想起“杜宇啼血”这个典故，古蜀王杜宇（望帝）禅位后离世，魂化杜鹃，暮春悲鸣“不如归去”，至口中泣血。我不是古蜀王。我只是个眼睛里红血丝，心里装着一老一小、两头牵挂的普通女人。但他的悲和他是同样的，他悲的是失去的江山；我悲的是，我的江山被分成了两块。

前几天，刚从彼岸花的禅意中走出来，此刻觉得自己又成了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不是泣血的那一朵，是漫山遍野里，最普通的那一朵。开在路边，开在地头，开在孩子们跑过的每一个角落。

暖情诗韵



花儿(组诗)

安海茵

潼川三峡

山上的水以弃绝之姿奔跑
如同一个没有根的行者

它们经过水银通道投奔了群山
黄色瀑布藉由秘密的发动机
卸下它暗淡的色调中焰火般的耀眼

水的腰身旖旎成溪的激荡
一再地提醒田园中迷途失散的人

在三峡入口处
一定设置了肩挑这两个世界的天平
有镜像的无声呼应 以山谷那头的风来置换
相对应的好人的数目
和同等分量的那些好的孤单

我猜想我不再需要孤单
我不再企望绕过那些路过的蹑手蹑脚的疼
这些事情就这样过去
潼川不会交出我的欢颜
也不会交出我的苦难

在连州 总有风物唱唱私语
由山脊篆刻的一张张倦容 回复坦荡与宁静
很快我将回归粗粝的北风
怀想那在岭南的山水中隐身的星辰

须弥菩提树

佛到哪里 它就跟到哪里
人们认定的那些季候与风沙
抵不得绕树的顿悟 焚香做礼

在须弥山 菩提树仿若远眺西域的瞳孔
俯视四周的万物 而低至尘埃
一棵树守望的
是丝绸之路的信仰通途
一棵树在意的
是蓬头迷路者的回首与顿悟
一棵树托举的荫凉啊
是一万匹鸣蝉的南国之美
与西域黄沙漫天的融合贯通

菩提树下的人
在要冲萧关之上扼守
他们马铃裹嚼饱的肚肠温习着经文
手上的刀剑染满霜痕
这些黄土般肤色的人
在丘陵沟壑中领首守护着石窟佛像
须弥无语 菩提不惊

六盘山

黄土之上的信仰苦旅
多年前由一群人勉力完成
这些纵横的黄土沟壑
仿佛历史的小小缺口
掀捺之间便有汹涌顿生的情节
一不小心就让我归属了这厚重的大地
我一再地叩问
何处追溯这汹涌而至的乡愁

时间还是尘粒打晚儿的维度
这个八月一如既往往锈刻苍凉

唯世代的黄土堆积永恒
唯六盘山切割长风
世界在红旗漫卷的诗句中渐趋澄澈和清明

花儿

青海的花儿
陕北的花儿
宁夏的花儿
无论是哪一种花儿
都在黄土地的冰凉中火焰般耀眼
每一季的眺望里
花儿始终是胸膛中充盈的长调

我们在酒桌上听见花儿
喜悦和小泡沫不可言说 金嗓子倚拾可得
我们也在送别的车子上听花儿
酸楚的花儿 在八月
莽莽苍苍间就定义了或许一生的背影

我知道花儿古老的身世
它是男男女女喉咙里的秘语
我也知道花儿为什么让人着迷
这贫瘠而又辽阔的黄土啊
海洋一般的残忍
动辄将青草般鲜嫩的痒痒进沟壑

唯有花儿
银月光一样闪亮 牛乳一样润甜
让我们忘记那些早 那些渴
还有坏天气的鞭打